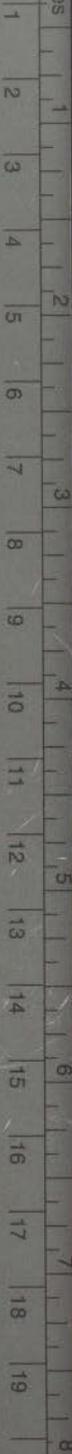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史記菁華錄

卷六

汲鄭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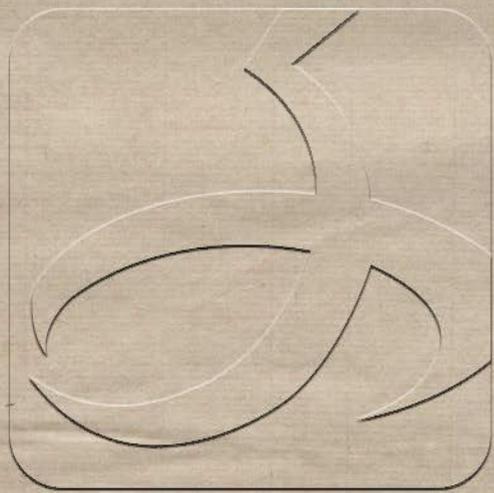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貨殖列傳

滑稽列傳

太史公自序



汲長孺武帝朝第一  
一直臣而不相李  
將軍武帝朝第一  
名將而不得侯史  
公蓋深惜之故兩  
傳皆用零零碎碎  
寫法鬚眉畢著性  
情皆活然黠之為  
人幾于至誠動物  
忌之者不能傷驕  
之者不能折愛之  
者不能私短之者  
不能損危言危行  
如蹈康莊真西漢  
第一流人物也

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

衛地為下句引其先有寵於古之衛

君

無意着此語亦為

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

任

門蔭中有此人故奇

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

武帝為太子時

知黯已久

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

黯往視之

兩使黯往視事實非其任而黯不辭意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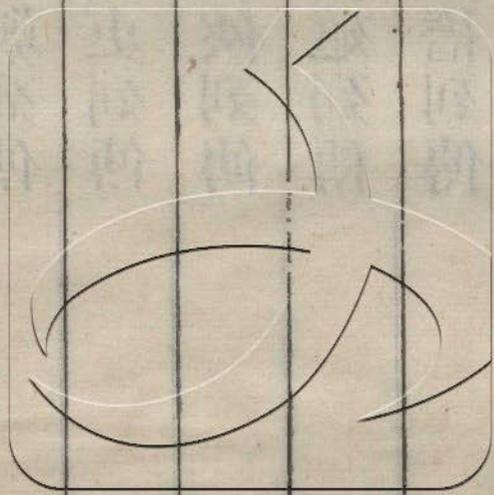
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

之使

出使半道廢命而還雖日持大體然亦見漢法寬厚迥非後世所及

河內失火延

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



切直人能以清淨  
無為之本領所以  
為賢若刻礪以濟  
其直則不惟病國  
亦必禍身矣然吾  
謂黜之賢誠為體

清靜為用此正仲  
弓所謂居敬行簡  
者也子長雄於文  
而樂言黃老其見  
地固不無少偏者  
須論世者自得之

燒不足憂也

兩不足字皆為朝廷占地步然何不于奉命之時言之故知尋事見才是其本

意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伏矯詔之罪

數語簡盡足抵一篇奏疏豈非一味率直者也上賢而釋之

大過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

為中大夫

畢竟於為太子時知以數切諫不得久留之有素故惓惓如此

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埋民好清靜

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此等自是局量史公以為學黃老所致

此西漢人習氣須分別論之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

歲餘東海大治稱之

此豈談清淨者所能為

上聞召以為主爵

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即以治郡者治天下古

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

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

此段總敘

其性情須相筆尖轉動之處裊裊如游絲欲墜

士亦以此不附焉

好學游俠

篇中用然字轉處俱健絕

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

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

宕筆多姿善灌夫

鄭當時及宗正劉棄

數人皆有一節類黯耳

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位

此亦以又一層

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

此段

武帝多欲一着乃其隱微深痼之病其四十餘年之間開邊權貨封禪求仙無數政皆此一字為之根忽然被黜一言指破實乃慚悚不遑故但怒其慙而不能罪至於徘徊顧嘆終不得以社稷臣目之史公於面折犯顏之下特寫一段帝之愛一段帝

之敬然有深意存焉

證實性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

倨少禮具畫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拜常揖之意寫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虞之治乎此段證實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黯懼法點染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慙也一字

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合從諛

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

何借點語特為慙字作註脚蓋武帝黯多病病且滿

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此段寫上最後病莊忌

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玩下有主見問以決之助

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此一事

城深堅此又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總承上雖自謂賁

育亦不能奪之矣數語皆信於其未上曰然古有社

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武帝朝多才獨以大將軍青

侍中此段寫上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

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總寫上嘗坐武帳中

又撮一事以實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

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

點一生與張湯抵  
梧篇中凡三叙責  
湯之言其意前後  
相足不甚岐異大  
概以刀筆吏深文  
周內紛改舊章為  
恨按秦法勅于商  
鞅重干李斯漢悉  
除去苛法蕭何定  
為二十二篇曹參  
守之不失蓋民之  
去湯火而濯清涼  
者歷高惠文景四

朝而始有勝殘去  
殺之意自湯一出  
而紛紛舞亂嗣是  
而蒼鷹屠伯鼓牙  
而興糜爛其民又  
甚於亡秦之世則  
皆湯作之俑也作  
俑無後天理固宜  
無種之言豈為過  
哉然湯子安世竟  
以名德見稱高官  
顯爵赫奕有加所  
謂天道是耶非耶  
史公於黜責湯之  
言再三寫之繁而  
不殺其所感者深  
矣殺運既開雖聖  
人復起末如之何

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此段證實面折公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  
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其言甚正其識甚非  
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詰  
無致公以此無種矣毒罵妙然小人不敵仇黯時與  
辯處非至誠動物者不能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  
發罵曰意匠經營化工肖物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  
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此真武帝朝  
清涼散如果

相黯為四海

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

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

等數奏決讞以幸前後只歸重而黯常毀儒而觸弘

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

誣陷人於罪極精彩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妙

可入典謨上愈益貴弘湯不情得妙不如此不弘湯深心

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寫弘意中弘為

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

素重臣不能任以譽之為陷之千古小請徒黯為右

存照之論所以為  
萬世計也

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只如大將軍青既益  
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  
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  
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善為大將軍地大將軍聞愈  
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此豈武  
青于此稍有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  
大臣之度直諫守節之臣能令逆臣忌憚故奇至如  
難惑以非豈必赴赴武夫而後為公侯干城哉至如  
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  
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

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逐步寫來咄咄逼人正黯

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

夫此為三公位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又加擢

或尊用過之益黯心不能無少望善寫人肺見上

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巧中帶

不能上默然有問畫得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

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學為諸媚耶居無何匈奴渾

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貫馬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怒得黯曰長安

以上爭律令此二  
段單邊功黯之深  
心大識一生只愧  
惓此二事然漢廷  
羣在夢熟時雖振

臂疾呼無益也

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激得更無且匈奴畔其

主而降漢妙得春漢徐以縣次傳之其持大體何至

令天下騷動罷敵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嘿然

數寫嘿然俱妙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

漢法擅以中國貨物關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

出關外通互市者棄市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

當路塞絕和親其罪如此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

計其為中國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

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

處分以謝天下之苦寒百姓之心大義正法不今縱

譬若奉驕子一語  
自漢以來直至趙  
宋無不如此千秋  
短氣之事發端者  
劉敬也摘破者汲  
長孺也是古今一  
大闢族也

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

養譬若奉驕子說得短氣又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

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於邊關乎仍是痛詆刀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

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

為陛下不取也還迴上意而收之上嘿然不許嘿然

動心于黯之論因自告而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

不許論誅互市之人也

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

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

無傳畢矣治淮陽  
不過如故二字盡  
之史公偏于受詔  
之時去國之際極  
力寫出其一腔忠  
誠惻怛之意蓬勃  
恍惚生氣凜然其  
意中固以黜為第  
一流人物須以第  
一副筆墨寫之或  
謂實政少而文章  
不能生色者豈非  
妄哉

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名  
小過免之過矣至遇盤根錯節則黯伏謝不受印詔  
終思利器武帝之用人不亦未乎黯伏謝不受印詔  
黯疆子然後奉詔詔召見黯寫得侘傺黯為上泣曰  
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董桂之性愈辣葵藿之心不  
者如趙鼎過嶺出涕同一副本領上曰君薄淮陽耶  
也不得以前恥為令意例看之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吾今召君矣帝雖不情然其待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

老臣去國如此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

大夫張湯暢發張湯巧佞之隱真如燃犀照渚百怪

明嚴相之于椒山其勢固不兩立此帝之所以必欲出黯于外也智足以拒諫詐足

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

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

好興事舞又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

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

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寫出行所無後

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

篇首既云濮陽人又云其先有罷于古之衛君至篇末遂牽連衛人仕宦者而以皆嚴憚汲黯出其下結之史公作文雖閑句冷字無一處無着落如此

鄭當時傳只極寫其愛士好客然通體皆用虛寫獨以脫張羽于阮一事起以任人賓客浦負貽累一事終其成其敗皆以客之故也則當其廷議田實一事時始是魏其後不能堅對則以實嬰灌夫亦好客之甚者故氣

居淮陽七歲而卒帝之重黯極矣然終不卒後上以樂近之惟其多欲故也

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

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與

相反激射得奇省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

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特點濮陽字與篇首應始事蓋

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

黯出其下總一句收得有昧外味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常為項籍將黯與當時

為人相似處甚少各引其先一人又籍死已而屬漢各與本人不類俱文章羅紋之妙

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古之節烈士而史公不著其名不為立傳所以為輕

節義而重奸雄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于

阮實寫一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

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

以繼日至其明且常恐不徧此事亦後世所難行莊之好客自是任俠自喜

故莊好黃老之言特補此語為與汲黯同也其慕長者如恐不見

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也極寫得士之盛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也極寫得士之盛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類有以感之不必實為骨鯁之論也故于廷議受賤既甚畧而後復以趨和承意不敢引當否言之而惟極嘆其愛士真切蓋古人雖臨文愛賞極意處終不肯妄許一字也如此千古稱良史才斷非偶然

其廢亦以賓客之故累之一意到底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綜敘生平歷在官閣別是一格可為權式以武安侯

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此當時骨鯁處却寫得極畧以全傳不重此也遷為

大農令莊為大吏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畱門者執

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

以給諸公尤難在此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以竹器貯食物儉之

至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總只一

出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兩頭二言字虛寫誠有味其言之

也神往語奇絕有至味常引以為賢於已即有味中未嘗名吏

與官屬言若恐傷之已上極寫聞人之善言進之上

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

河自請治行五日此段只引證翕然稱之實上曰吾聞鄭莊行千

里不齋糧此言其結客之多到處有逢迎請治行者

何也然鄭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此與黜

然廷議獨與黜同是魏其侯傳中偏不詳及晚節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

大農儻人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

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

南太守數歲以官卒以太守而卒與黜同鄭莊汲黯始列為九

汝傳不及賓客感  
衰鄭傳亦惟篇末  
賓客益落一語贊  
語自發生平太息  
之意故橫插翟公  
之言作案實不專  
為汲鄭也

西漢之初多頌法  
貴老之言其與孔  
孟之書醇駁固未  
暇辨也起處所引  
老子上德不德云  
云正所謂德其所  
德而非吾所謂德  
者今但約舉大旨  
不必深解即是解  
人  
武帝之用酷吏也  
皆以為能而任之  
而酷吏又實有公  
廉強幹之才當武  
帝開邊括利之際

卿廉內行修潔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合寫二人相同  
處發明合傳之意大有感慨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只用一句帶出貢語  
來莊兄弟子孫以莊故又關鎖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以傳外意作贊別寓益象有勢則賓客  
十倍無勢則否况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  
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  
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  
悲夫

酷吏列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引孔老兩家言起以德字壓倒刑法史公卓識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在史公意以不德為清淨無為以不失德為科條詳備而老子本旨又不盡然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雙承孔老之言而嘆之法令者治之具  
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卓識昔天下之網嘗密矣此指秦時  
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即指鹿為馬之禍亦以法嚴令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  
之酷致

用之亦往往有成  
效故借七秦更治  
武健嚴酷之風而  
贊其勝任愉快此  
明是刺譏武帝本  
旨下即以由是觀  
之在彼不在此繳  
明尚德之意又隨  
引兩酷吏之被誅  
以為炯戒諷諫微  
情盎然可掬此極  
用意文字也

古語云察見淵魚  
者不祥蓋天下之  
事每忌太盡如鄧  
都之為人公廉強  
毅直諫敢言守節  
奉公居邊禦侮固  
屬能臣之最即其  
族滅豪宗臨江對  
簿亦分所應為耳  
祇以一念酷烈不  
近人情遂致身膏  
刀鋸而天下快之  
君子是以有仁可  
過義不可過之言  
也鄧都蓋過于義

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因網密而致好多因奸  
可奈何史公顧若許其能靖亂者多而更立嚴法其實無  
亦反言之以別起漢興之效耳。言道德者溺其職  
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  
笑之非虛言也。仍以孔子之言結之意重無訟漢興  
破觚而為圜斷雕而為樸網漏於吞舟之魚。此以高  
秦苛法之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昂觀  
時言之可見救火揚沸亦終不在武  
之在彼不在此。健嚴酷寓意深遠咀嚼不盡高后時  
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  
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

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

先寫兩個榜樣在其

後有鄧都甯成之屬鄧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

孝文仁主都無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

臣於朝。慘酷本領必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菰卒

入廁上目都都不行。繪出未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

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

其言固正只是覺得不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

近情便成慘礪之氣耳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

奸巧立言又到都濟南瞞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者也汲長孺及宋  
之包孝肅明之海  
忠介清強峻厲處  
固有而寬簡愛人  
不務苛察故為賢  
耳

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  
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  
大府酷吏之都為人虛敘一段勇有氣力公廉不發  
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  
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清剛奉職  
一念慘惡遂成酷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吏顧用之何如耳都似汲黯處頗多然在黯傳寫來俱  
也而都揖丞相可慕此傳寫來俱可畏筆妙如化工  
有物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數旬是  
其殺身

罪狀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

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都之立意總之入其門者魏其

侯使人以問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

臨江王罪不致死都殺之適以自禍亦天道使然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

都已將殺之却又少任以盡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

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都都死不近

鴈門酷吏負邊才如匈奴至為偶人象都都令騎馳

射莫能申見憚如此極寫其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

齊成一生只是尚  
氣篇中陵上操下  
豪強恇恐處雖極  
寫豪暴然尚無糜  
爛其民之事也為  
吏者苟當驕侈之  
世而力矯其狂瀾  
如于產惠人而猶  
謂政莫如猛成亦  
何可厚非故雖抵  
罪髡鉗而猶得以  
素封威重於世有  
以也夫

中都。以漢法所中之法不明言蓋都不必有可殺之  
身。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  
臣耶。於是遂斬郅都。郅都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  
事景帝。好氣。字倣成。只是好氣。二為人小吏必陵其長  
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獵賊任威。又足四字好氣  
也。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串郅始前數都尉  
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借視及  
成往直陵。都出其上。好氣而敢陵人所不都素聞其  
聲。於是善遇與結驩。能使都屈亦非漫然久之郅都

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  
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以串法寫詳然宗室豪桀  
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  
從中尉內。抵罪髡鉗。寧成髡鉗不足。以蔽酷吏  
史得禍。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  
公之意。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是其猶稱曰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可比人乎。與郅都所稱  
乃賈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又寫抵  
一番作用。猾賊任威之技。乃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  
盡亦是文字。逐段變化妙處。

張湯定律用法益  
深為酷吏須看與  
賢大夫也徒以文  
安於微賤之中亦  
趙禹能識田仁任  
充禮也  
然且同列而不敢  
以司馬安之文惡  
及黜俱為伎害雖  
司馬安非是言與  
茵伏句總承汲黯  
舊註以未嘗敢均  
節不大了了處又  
公往往有文外支  
與周陽由並論史  
耳非爭權也奈何  
亦類于忤然疾惡  
汲黯廷折弘湯處

汲黯廷折弘湯處  
亦類于忤然疾惡  
耳非爭權也奈何  
與周陽由並論史  
公往往有文外支  
與周陽由並論史  
耳非爭權也奈何  
亦類于忤然疾惡  
汲黯廷折弘湯處

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為小吏而陵上官奇矣至為刑餘而威重過郡守周  
不更異乎成之才亦實有過人者未可深譽也  
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舅父侯周陽周陽地名故因姓  
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宗家者諸侯外戚之家任與蔭同事孝文  
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  
先寫此筆便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驕恣字甚  
定由罪案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驕恣字甚  
干猾賊任威總寫其惡不但絕異于所愛者撓法活  
鄧都之公廉亦殊遠于審成之任俠之所憎者出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  
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加奪之治三字便  
非僅好氣好氣者

不為勢位所誣奪權則罔上行私與汲黯俱為伎司  
何所不至此所以終及于禍也  
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  
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  
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周陽由自審棄市  
成周陽由之後忽總其一事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  
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至以羣惡之罪歸之趙禹者聚  
音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出積廉平獨以文深到於酷吏  
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  
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

刻自此始數句可  
見以三寸管釀禍  
無窮正與殺人以  
徒與刃者同科史  
公垂戒之深意可  
見矣

古之取人必視其  
所與張湯之所與  
者皆非端士也始  
因趙兼定交繼為  
竇成掾屬又為田  
粉長史終與趙禹  
交驩天性既優於  
深刻薰染俱極其  
頌邪宜其為酷吏  
中之首惡也

大府亞夫有大臣識器正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特點出刀

筆吏三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傳中至太中大

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出作見知知而不舉者連坐

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禹傳未畢即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

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

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其獄磔堂下爰書

詞其中備具士師訊鞫之由及論罪如律而朝廷報

可諸款式然後并取盜鼠証具獄而後磔寫得絲

毫不漏故為天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

遂使書獄引一小事起見湯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人

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即周陽由嘗繫長安亦從治

身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

給事內史為竇成掾看其步步從刀筆吏露穎以湯

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督治山陵武安

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

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此方是湯

處故亟下上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

以為能句文有見於彼傳而此不復書者獨共定律務在深文

見文法輒取亦不  
覆案極寫趙高癖  
好深文處文法者  
刻鞫文致之法以  
為精覈而取錄之  
亦不復檢覆律令  
取典以求其相合  
心也惟其喜好刻  
沐所以嘗求官屬  
淫罪而致之于法  
右張湯於上所是  
即受而著灑決法

附於廷尉繫令是  
即近世新例之法  
也即此二語洞見  
禹湯二人更定律  
令紛紜繁重大改  
高帝舊章使人無  
所措手足矣此二  
傳中骨子也

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徒為少府而張湯  
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先作禹為人廉倨禹傳  
離奇開合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  
不報謝務在絕知交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  
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禹之為人與湯事  
刻深遂相得無間特以禹為人湯為人多詐句句  
為人平提二段以不沒二人之真湯為人多詐與禹  
反妙極整齊又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  
極參差故奇  
富買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交接天下名  
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為小吏婪賄不  
立品如此至為

三公却有廉名其詐可  
知盡挾肺腑惡之至也  
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  
欲附古義決大獄附古義美事也惟乃請博士弟子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亭即平謂以經術平  
秋律衛太秋律衛太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  
子是也  
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揚主之明繫即繫矩之義  
合之即奏事即謹湯應謝此段數用鄉上意所便必  
新例也  
引正監探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  
抵於此罪常釋聞詳寫一大段如秦宮寶鏡無隱不  
文寫之此亦酷吏手燭蓋湯好深交故史公亦即以深  
段非他文所有也  
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

湯立意亦要鉅豪  
強振貧弱收恤故  
舊薦揚屬吏及弘  
獎經術敦尚廉恥  
皆是美事惟一以  
詐行之遂覺無往  
不陰邪曖昧史公

盡力雕繪所謂雖  
百世可知也

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  
過如此揚善蔽惡亦美事也惟其所治此段專就治  
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  
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  
言雖文致法上財察財斥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先見  
於法而往往裁察見釋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亦終  
其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故人子弟為吏者  
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寫湯  
之得聲譽却先着造請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  
昇則其得之者更不值一爽

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  
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弘好儒術以湯依於文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治獄只陳

湯爭曰伍被本書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

及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前

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

摩酷吏非無暴過  
於湯者然用事之  
專且久得君之深  
且篤則未有及湯  
者也所以煩酷之  
氣溢於四海上自  
公卿下及黎庶無  
不被其毒湯即照  
煦於故人昆弟亦  
何益矣宛轉寫來  
不留餘力也如此

徒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大書承上指  
深譏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既不想湯亦  
上也  
出告緡合鉏豪強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聚斂  
羊孔僅等所為湯惟舞文巧詆以湯每朝奏事語國  
附法故盡寫在湯案內筆法嚴極  
家用即承聚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  
决於湯所謂天下之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  
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此皆桑孔等罪案今於是痛  
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明明以羣兇之咸  
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天子忘食  
天子視病

兩頭以寵異獨作一段  
結成罪案 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寫湯排陷  
朝士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  
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言  
曲謹不足以動雄略之主而歷敘累朝之事亦孝惠  
絕不知忌諱宜其言之不見聽而反以賈禍也  
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  
兵矣文帝乃不得已而用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  
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言以用吳楚已破竟景帝  
不言兵天下富貴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  
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和親傷中國之  
體本非長策帝

武帝朝有三大傲  
政貴治獄之吏信  
興利之臣啓窮兵  
之禍是也惟張湯  
一傳兼有之即如  
狄山所議固不中  
肯綮湯特以愚儒  
無知一語駁之迨  
山自觸湯而武帝  
自責之乘鄣耳段  
後獨綴羣臣震懼  
一語便見窮兵之  
禍皆湯養成而箱

結米口之威幾如  
指鹿為馬皆文章  
辣手處

之誅戮大臣多  
以蜚語告姦及腹  
誣反唇諸曖昧之  
法往往不厭人心  
獨張湯以摩足細  
故遂致殺身而讀  
者若猶以從容自  
裁未足蔽辜者以  
湯之懷詐面欺無

方欲成服四夷何惜煩費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亦不達時  
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愚忠詐忠其  
應舍本議而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  
捃拾他事耳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與議和親事何與臣固知  
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  
虜入盜乎以事誅之亦與未議無涉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障為屯成山自度辯  
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  
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此蓋湯所使非真匈奴湯  
奴也所以羣臣震懼湯

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應出甲一段始湯為小吏  
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  
烈士風湯傳未畢綴此句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此  
以後皆湯所以致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  
敗之事亦極曲折御史中丞憲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  
御史中丞憲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  
地文欲傷湯而顧為湯所殺然湯有所愛史魯謁居  
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  
而湯心知謁居為之陰險不可測揣上問曰言變  
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詐變將窮  
數數描寫

念不足以自賊其軀也故湯之得平也以詐其致禍也亦以詐其陷人也亦以詐其自陷也亦以詐其自煎不自代膏火自煎今之以智囊自負者何不鑒於湯也

善排陷大臣總之一腔伎刻之念獨莊青翟一事謂湯不必有陷之志直苟欲自而已蓋大臣有則見謝所以明十職無狀耳湯以史大夫無園陵係因不復謝及上問賈人居物之謀亦不復謝其忘總謂非已之罪而已况一則曰欲

皆為後面欺  
二字伏脉  
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

居摩足感其為己報復然極曖昧文極平常俱用零碎寫法壘成死案趙國以冶鑄

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

居常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

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告得不甚了了而能中武帝之忌故妙

事下廷尉謁居病死謁居不死湯未必天亡之也事連其弟弟

繫導官導官獄名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

而伴不省詐收可謂非天平謁居弟弗知怨湯使

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告變李文厚足之事固從李文起事有原

委事下減宣串入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

事與湯窮竟未奏也頓住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

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又詐凡寫湯事丞相謝上

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即前所造見

誅青翟狼甚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忽起始長

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朱買臣亦有奇特處而史公不

書法較兩長史差詳班掾遂為讀春秋莊助使人言

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

史記卷六

六

致再則曰欲劾  
不過因三長史  
相恐未必有實  
迹之可尋也且丞  
相即是行園之職  
而遷錢被盜亦豈  
遂與長陵抔土同  
科斷不至連及宰  
相而導咎類加也  
總之湯之苛刻自  
足取死之道湯之  
詐妄早伏見疑之  
根而買臣等以深  
怨圖報減宜趙禹  
又以同類相戕天  
道奸還巧於假手  
陷人者人亦陷之

味趙禹之言可以  
自悟而事之有無  
不足更辨矣

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害湯三長史俱有

他故也自然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

臣固心望此念猶為感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

稽守為老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凡

丞相長史皆後用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

效力起用之意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

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酷吏本好以氣凌人况

深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右內史及諸侯邊通

學長短戰國縱橫之學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

湯右二人已而失官守長史誦體於湯與買臣詳湯

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山王朝而

總二人又總三以故三長史合謀曰遙接三長史害

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

代君耳皆與莊青翟謀之言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

湯左田信等其罪者佐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

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此亦賈人微賤常態遂以

貴之後亦不聞贖貨事也三公之貴及他姦事事辭

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

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問得猜湯不謝湯又佯驚曰固

宜有登寫二句狡詐如鏡固宜有二字湯固欲移罪他人耳適會減宣趙禹兩酷吏與作劫敵遂不實殺之也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頗頑於是上使趙禹責湯即周定律令素所見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妙絕不與辨本案只以現前果報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趙禹至湯固無生理矣湯乃為來俊臣鞠周興亦如此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

禹只是文深而責湯處尚能以夷滅人為湯罪案則其平緩可知也壽終

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特書此語見與田信分利之誣史公雖甚惡湯然初未嘗忽買臣等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為天子大臣分財之名汙辱極矣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此母善於為子報仇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武帝蓋承相青翟自殺此以三長史故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惟湯有後趙禹中廢又接趙禹其傳始終以一傳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

湯死十餘年之後宜哉

從義縱以下殘惡  
廢爛無復人理回  
視鄧都趙禹諸人  
又如祥慶威鳳矣  
史公用彼此形擊  
之法相推相效相  
收相滅如造蠱者  
聚百毒於一器恣  
其吞噬劫運至此  
正何必關吳諸公  
繪譏厚變相也

前寧成以髡鉗抵  
罪豪于閭里其傳  
未畢又見義縱傳  
中方結成案猶張  
湯傳中歸結趙禹  
之法也若他手則  
傳各為起結豈有  
此離奇出沒之妙

加緩而名為平褒貶處銖兩不苟筆態王温舒等後

起治酷於禹妙句是恕禹即禹以老徒為燕相數歲

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獨禹稍平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

羣盜伏張次公傳外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

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有識

巧於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

令治敢行少蘊藉寫得妙絕又縣無逋事舉為第一

縱本羣盜故其一生只是盜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

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

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

內道不拾遺酷吏治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

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又入寧成極言成

之暴倍蕪于成來背而鋪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

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

狼牧羊其狠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

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

成之怒其見畏于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陸聞

史記卷六

卷六

按軍數出定襄而吏民亂敗則亦由於上之擾之而不聊生耳乃以殘暴之吏恣其賊虐何哉武帝之罪上通於天矣。○為死罪解脫句向以此語為私人相視罪名謬甚縱意蓋以死

日本無生理今盡殺之如為解脫其淹繫之若者然此惡人口吻也

惟縱傳歷舉羣酷吏相並而集其成如破碎寤成折復王温舒治放鄧都遠過張湯趙禹蓋萃衆人之惡為一人之惡而起軼絕倫者也恣肆寫來筆有餘怒

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與他吏出入關者應寧成側行送迎成見縱又若羊然縱氣盛不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

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四字妙絕即無所措手足之變化也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

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酷吏未有不軍數出任其爪牙者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徒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

定襄獄中妙在一掩字殘酷無復人理在此重罪輕係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亦二百餘人輕係既與重罪殊科私人又非見囚

可此而縱一概殺縱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

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

奸猾反有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沉痛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

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奸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温舒為中尉兩兇相聚而温舒至惡其所為不先

言縱縱必以氣凌之到底益不勝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積痼盡底提出直指始出矣衣

使者始出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謂奉從史之惡者公然拔用皆縱之罪案也兩矣字有太息之聲縱廉其治放鄧都

豪猾奸吏持其陰  
罪而縱使督奸固  
亦一法然曰快其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  
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賺之縱之惡人不敢問而  
至冬楊可方受告緝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  
使者揚可受告緝上所使也而仲捕天子聞使杜式  
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天子方  
為可獲利故發怒義縱棄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少時  
市又綴張湯似無謂而妙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少時  
椎埋為姦出身與義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  
治獄至廷史事張湯申法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  
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

意所欲得則賞其  
罪勿問則彼必競  
為賊害以希上之  
旨而寬抑罹禍有  
不可勝言者矣法  
非不善而慘酷者  
行之必不可長耳

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  
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條  
在手此人亦有將帥之才但用以督盜以其故齊趙  
賊亦未為不可用以踐民即無人理矣聲為妙  
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聲為妙  
然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奸  
之家及往九月而至提九合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  
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  
此一念之惡直包至冬月益展一月郡中豪猾相連  
足吾事矣一嘆所謂惟日不足也

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

河內至京飛馳奏請數日得報流血成渠而猶恨亡走未及并殺因頓足浩歎如此形容更真藥又羅刹足以比其兇殘

溫舒在十人中至為殘惡而尹齊楊僕特附見溫舒傳中以溫舒之為中尉適與彼相交卸也舊說謂溫舒之惡本傳不盡者又見尹齊傳中是未若斷若聯之妙者也

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之效至流血十餘

里比盡殺之語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

繳十二月蓋三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

疊三句酷其頗不得偶有失之旁郡國梨來梨與比

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

矣漢法立春後不許決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

天子聞之以為能前聞聞其廣平道不拾遺此間聞

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

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河內關中皆其舊治故徙其爪牙以

為搏擊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也憚者溫舒憚義縱

之助解作縱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以

皆張湯故吏史公所以不肯恕湯而必列於酷張湯

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

內都尉聲甚於齊成上以為能虛寫各有遷為中尉

吏民益凋敝尹齊本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

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尹齊才具不逮溫舒遠甚

是極寫溫上復徙溫舒為中尉再為而楊僕以嚴酷

楊僕本非酷吏而  
前以嚴酷二字為  
提後以治放尹齊  
四字為繼本和融  
無迹史公亦着意  
斡旋如此

十人中第一無品  
者其才亦遠不逮  
竊成輩只是一個  
任用猾吏而已宜  
其咎連五族而千  
金之產適為屠創  
之場也

為主爵都尉又過一傳離楊僕者宜陽人也此段只為揚僕

為主爵都尉小註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

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

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

有功封為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征東越時

史究言之而温舒復為中尉即再為中尉為人少文

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寫出惡人性督盜

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

應尹齊為中尉時伏匿不能為治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鉞音購告

言姦令人為匿名告密鉞置伯格長即百家以收司

姦盜賊温舒為人調又虛寫一段見其品之汗善事

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

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煮大

豪君大豪謂巧為文致名作大豪也舊解謂其治中

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

爪牙吏虎而冠温舒之惡在用奸吏而其敗於是中

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

歲其吏多以權富又點爪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

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  
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謂上希上悅  
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文簡而奸邪少禁  
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三為如故操文法歲  
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終以庇及  
人有變告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  
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王温舒光祿徐  
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  
族乎假他人口出之谷嗟涕温舒死家直累千金賦

温舒最酷禍亦最  
慘若尹齊雖不實  
寫而誅滅既多幸  
得免死可謂天道  
殊而漏矣遂以尸  
亡去歸葬著其死  
有餘辜不得從容  
成禮以正首邱之  
報也而舊註或謂  
尸自飛去則豈殘  
人酷吏頗有飛昇  
羽化之術耶不經  
區矣

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  
十金特借尹齊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  
尸相形如此尹齊自温舒等以惡為治此該諸而  
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  
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此又獨歸南陽有梅  
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  
范生之屬枚舉羣盜與羣酷吏正畧相當也然則酷  
何裨於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  
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寫

獨於温舒傳後痛發酷暴之吏無益於治而貽害甚大則向所謂道不拾遺野無犬吠之盜云者豈不誣哉亦當時人主尊尚酷吏而文致其美以自欺欺人而已史公文宇彼此激射者極工

正發明首叙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一段真詮

減宣大抵纖苛苛蔡之人其才亦有過人者然無大臣之度而又濟之以酷急則其禍不可勝言矣明梁儉庵為楚左藩伯凡屬吏日用薪菜各有牌經其判斷乃許市買謂之食料判然自奉至儉性仍和易故遂為名

視漢吏加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此尤其小者故上云百數此云不可勝數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酷吏之一變也但猶弗能禁也乃使變二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又加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筆端有眼殺戮無辜不可勝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三變○沉沒其命曰羣盜起不發覺而捕不滿品者即連坐誅死也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所謂沉命也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千古鋼弊亦使其不言終究無奈何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壽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廩丞即從馬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獄有矜不聞敢數廢數起別是一般敘法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串温而宣為左內史

臣感節減宣則非  
真人也

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獨以苛細自部署縣名  
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  
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語有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  
力行之難以為經宣起小吏算權精中廢為右扶風  
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合格殺信吏卒格  
信時射中上林苑門此天殺也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  
當族自殺減宣而杜周任用忽過一杜周者南陽杜  
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串義以為爪牙酷吏各舉為廷  
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

一段放減宣而外  
寬稍勝一段放張  
湯而同上更工然  
則周之惡概可見  
矣然上意欲誅者  
乃誅之則贖刑酷  
殺皆武帝有以故  
之也下段遂將當  
時詔獄之繁極寫  
一段以終酷吏十  
入之局是即為中  
無數上以為能等

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相編字法  
相等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  
也善募人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與上段排  
內深次骨情狀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比而長短  
疎密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  
大殊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  
之上所欲釋者久係待問甚巧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  
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  
獄獄者固如是乎自是周曰三尺安出哉強詞却自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  
之法乎律外有例千古為至周為廷尉此句遞入詔  
昭此語實發其竅

史記卷之六

三

句之大結穴處故  
酷吏一傳凡所以  
刺孝武也此一傳  
之大結構也  
杜周非酷吏直巧  
官耳張湯亦然惟  
二人行徑相似故  
湯之後有安世周  
之後有延年班史  
遂將此兩人別立  
傳蓋亦不為無見  
但史遷十人合傳  
只作一篇文字其  
中結撰靈妙固亦  
缺一不得

練之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係者新故相因不減百  
餘人此舉天下多故而言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歲  
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  
數千近者數百里極意恣寫如會獄吏因責如章告  
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此句接上舉之廷尉此言於是  
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  
言大抵盡詆以不道重寫一遍撮出以上廷尉及中  
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又總  
遍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執金吾之屬吏捕治桑  
有逐盜校尉

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處處  
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又添出二其治暴  
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温舒至酷而周及其杜周初  
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  
孫尊官家貲累數巨萬矣又補出其貪婪  
太史公曰自邳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總  
筆然邳都仇直然後分別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  
以知陰陽陰陽即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  
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獨

酷吏傳後引馮當  
李貞等猶游俠傳  
後引羣盜之意也  
酷不可無才俠不  
可無守如此取人  
真堪當水鑑之目

此四人亦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  
有微意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見可  
官事之廢實酷法有以致之而酷法之吏皆湯有以  
釀之也史公不肯恕湯如此而班氏獨別提出之失  
其旨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汙者足以  
為戒方略教導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  
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  
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河東褚廣  
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水衡閻奉樸擊賣請  
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

士多稱於世云引韓子語以儒俠並譏起至如以術

取宰相卿大夫此如公孫弘張湯輔翼其世功名

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此正亂法之偽及若季次

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

世當世亦笑之再引真儒無可譏笑者而世復笑之

下排擯游俠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

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當時雖笑

逐段承接文法斬  
斬不亂史公才大  
而心未嘗不細如  
此密尋之方見其  
妙

先言游俠之義足  
多又言緩急時有  
以見世實少不得  
此輩人此進一步  
法

今游俠接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  
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

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數語洗

真面目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頓起文太史公曰

篇骨子述父談之恆言引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

證緩急時有句組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

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

亦應起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勝道哉不覺說到已鄙人有言曰此段

詆當世輕嘲匹夫游俠之見不過嗜利俗賜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

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

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

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重此二句言其所稱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

世沉浮而取榮名哉以上是譏儒之而布衣之徒設

取與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

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

間者邪彙括上亦有足多及緩急時有誠使鄉曲之

排宕處正在粘而  
不粘脫而不脫

通篇長峽在此一  
段中有絕妙經營

游俠之士要是人生極意好為苟難之事若以富厚豪公子揮金結客者當之則一文不值矣史公之意千回百折直送至龍門碣石之源真極用意文字也

俠然後合鎮儒俠而歸到游俠一面來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力於

當世不同日而論矣此是仲儒誦俠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

義又曷可少哉此是仲儒誦俠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此至

方獨點布衣之俠來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大為俠客

而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

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

非加疾其勢激也明所以不取至如閭巷之俠修行

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明所以獨取布衣之俠故

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

余甚恨之應明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意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

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網應上以武犯禁

句筆下不肯怨人如此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

立士不虛附極贊峭潔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

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妙以游俠之醜見俠亦有真偽

正與儒同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

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隱隱與起手論偽魯朱

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猶

總敘餘影此文家事外遠致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

稱朱家不容口而不使一實筆然朱家竟足千古歎今之業備墓誌亦刺刺細事堆垛滿紙閱之無一毫筆神蓋古文之法不講久矣

朱家傳虛矣而劇孟傳更虛蓋朱家傳尚從正而着筆而劇孟傳皆從四面八方着筆也始言宰相得之若得

敵國則其傾動公卿隱然操朝守之重何如次言母死而送者千乘則其風靡四海儼然駕三公之上何如終言死無餘財則其振人之急不遺餘力何如蓋因孟之行事大類朱家則不容更複一語故除却死法更尋活法也古人文法字金針亦大可識矣

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條侯事見他人  
可傳者俱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斷語劇  
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附傳一段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瞞氏即郡都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所滅其後代諸白白氏不止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  
孺紛紛復出焉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史公最重郭解獨書其字又詳解父以任俠其系末復綴其字俱有深致

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史公  
重游俠處在此所振人不贍特奇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敘最高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牛專趨人財俱用虛  
之急甚已之私既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顯終身不見也實事亦畧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田仲只附見朱家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捷遞過周人以商賈為資起法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正面只一吳  
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

極精密也

朱家劇孟一以振人之意為主郭解則急欲著己之奇如人殺姊子必令其害急自歸然後舍之箕踞不敬必使其知感謝罪然後滿志由此而推

則可知其執恭謹以待人者皆欲假此以傾動天下而陰賊剽攻實其根於性而不可回者矣夫以上有猜忌之君下有刻深之相而一布衣之士方且任俠行權風靡海內此時即無殺人罪過猶且不免於誅况一人為俠而為之羽翼者皆儼然羣盜乎解之族滅非冤也史公酷嗜奇烈之士故次之獨詳然于奪在手瑕瑜並呈

孝文時誅死先了解為人短小精悍三毫不飲酒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備著其少完之狀愈見後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之折節為奇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此段是解立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此又見其天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貫徹通篇解姊子負解之勢殺可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疆必灌之有味而人

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三句語氣不究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此固見解之能收能展然殺人賊王於此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處即微知賊容欲殺之解曰吾邑屋至不見敬一布衣出入不是吾德不修也偽自彼何罪乃陰屬尉吏曰而悔謝是

史記卷之六

六之二十六

使千古讀之宛如  
交臂亦豈真進奸  
雄也哉

漢法有卒更過  
更踐更皆守夜戍  
卒也雖丞相子亦  
在調卒更者正調  
也踐更者受人之  
值而代役之者也  
過更者出錢三百  
納之官官給戍者  
如今之丁錢是也  
後世丁役之法大  
都本此○卒更編  
戶之常踐更貧人  
之事過更富民及  
官室之事

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一箕踞之故不見較亦已矣何必又特加惠乎

總耳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

之踐更字亦取更替之義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

之愈益慕解之行此句妙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

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

欲不使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

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

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此意殊詳密周匝語氣亦諷然可感乃夜去不

使人知夾語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

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

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

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又邑中少年及

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少年慕解之行知解客及徙豪富茂陵也提筆解家

亡命多人請代為給養及徙豪富茂陵也別甚解家

貧不中訾索隱曰訾不滿吏恐不敢不徙豪名之故

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

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語甚聰察解家遂徙諸公送

者出千餘萬又找一筆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

前云吏恐不敢不  
徒益上之督責既  
廉不得不然耳彼  
何罪而駢首戮之  
公孫弘之言頗得  
大體不得概以深  
文目之也

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語未解  
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先安頓  
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忽又我此數語已  
又殺楊季主遙接楊郭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  
下一時惡讎與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  
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  
關籍少公已出解得人死力如此所解轉入太原所  
過輒告主人家謂到此處即以先吏逐之跡至籍少  
公少公自殺口絕奇男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

所殺皆在赦前先言解可無死軹有儒生侍使者坐  
補入一案非另筆端裊娜盡致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  
敘也文法絕奇何謂賢解客問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  
知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奇甚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  
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  
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天子宰相皆首  
總敘中侯之門仁義存遂族郭解翁伯又綴其自是  
一段議論所從出也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先抑一筆然後揚  
等並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

附見諸子概以遠  
巡退讓一語括之  
蓋得朱家等之一  
節者爾

此序當與平準書  
相參而論大抵皆  
為武帝聚斂而發  
觀其從至治之世  
安俗樂業而輓近  
塗民耳目幾於無  
行說起後又言最  
下者與之爭總見  
民生日用安逸樂  
康闢乎至性為人  
上者當因其勢而  
利導之則非有期  
會徵發而如水之  
趨下自然竭能盡  
智上下通泰各見  
優裕若權貨算縉

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  
雖為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  
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  
也文有餘響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傳重朱家贊獨言解彼此互見之法狀貌不及中  
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  
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此俠之效而禍之根也說之津津其惜極矣  
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小小一

大處立脚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

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此伏下善者輓近世塗民耳目

則幾無行矣此伏下最下與之爭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

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貨殖為養生之

源世非淡泊則人爭智雖戶說以眇論大道理終不

秋毫搜括而與之  
爭則必且如周書  
所云四民不出而  
匱乏公私交困人  
不聊生矣大意如  
此舊說或謂史公  
自傷貧困而傳貨  
殖所謂以盲引盲  
也

能化故善者因之此至治其次利道之開其不其次  
教誨之樽節其次整齊之弱者最下者與之爭格克  
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江南出楸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珠璣齒革龍  
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先臚列四則千  
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  
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遙承耳目故待農  
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三句商而通之一句此  
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此所以貴其人各任其能竭  
因而導之也

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  
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  
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深遠周書  
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  
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  
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借用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以  
比作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  
者有餘拙者不足中有深感令人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必從謀國起乃喟然而嘆曰計

范大夫一傳分見於貨殖傳及越世家然越世家亦詳居陶之事而特以長男不能棄財為謀吳餘勁此傳却只虛舉與時遂而不責於人為治生總持文各有針路非偶然也

二句提起如題目然其說乃見下文

總論江淮沂泗之間民俗風氣即具有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向義一段大道理在內然則貨殖者亦勞民勸相之一端也君子臨文之際

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貨殖遂與君相同道所謂善者因之固通上下而言也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攬大勢占全局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是四字善術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忽下斷語片言居要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兄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傳外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編紀海內物產風俗歷落零碎仍饒踈逸

之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

三句言鹽而其文三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言

凡如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

隨與不待買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蘇

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此即拙者不足之故是故江淮

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

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

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明明是兩扇文字却極意參差古樸儻然可愛三河

必且小心恭慎之  
懷而豈徒為市井  
賈人兒作身分哉

廉吏久久更富其  
牟利之方亦有日  
計不足而歲計有  
餘之益廉賈歸富  
者始若儉於取終  
則厚於藏也各舉  
廉者言之而貪者  
可無論矣設意至  
江

利者失織之義史  
公所云躡利履者  
其即婦人弓足之  
始也然則以帛纏  
足其不始於潘妃  
矣

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  
而事蠶然則通天下計之益莫由此觀之賢人深謀  
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  
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此段殊不厭人意為其盡  
歸之於利也不知文章感慨處只是確是以廉吏久  
耳今之訾病此文者其居心果何等乎  
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  
也感入心脾痛故壯士在軍以下歷舉一世之名節  
段且看其辭藻續入骨髓之言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  
紛感歎深遠之妙事功而一歸之於貨逐  
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

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  
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驚其實皆為財用  
耳句句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  
履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說  
鄙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  
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虎之害為得味也  
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縉也吏士舞文  
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此中  
有挾

明李滄溟汪次公  
墓誌用貨殖篇語  
頗多其曰懸疣之  
祥應在再世來之  
以德矣用來之以  
德句甚精鑿因汪  
次公業賈而其子  
道昆生時有豫兆  
左乳懸疣後為名

卿不但致富而并  
致貴是微于物者  
什一而徵于人者  
且什九也故百年  
之計必以德來之  
來去聲即勞之來  
之義

術奸巧者亦有自力本計者事雖不同而心實一致  
讀書應制舉何獨不然而當時未有其事史公亦略  
過士人登朝一端終是為同農工商賈畜長  
類諱耳而讀者猶訾之耶  
長物之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  
當讀去聲  
謂索財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大謬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  
者人物之謂也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素封二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  
字之義  
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  
所好美矣  
千千足羊  
言養魚之  
容千石又變  
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  
樹款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  
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  
鍾粟若干畝  
若千畝  
此二句總承名此其人

素封二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  
字之義  
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  
所好美矣  
千千足羊  
言養魚之  
容千石又變  
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  
樹款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  
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  
鍾粟若干畝  
若千畝  
此二句總承名此其人

身有處士之義句  
是特占身分不肯  
為但僧冒譽

此句言行二字對  
下最妙無其行而  
空為高大之言又  
不能治生自給所  
以可羞班固不察

而痛詆之殊屬無  
謂

皆與千戶侯等再繳素封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

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又寫出素封之

樂言外有餘羨難欲不求富得乎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

以祭祀進物而輪之謂醪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

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殺到此處不覺感慨是以

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治生大畧盡此

三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

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分別斷制語無畸重方是傳世行遠無巖處奇

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然則巖處奇士而貧賤不

在此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

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似太勢利然史公不作欺人語夫用貧求富

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女不如倚市門此言末富

貧者之資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皆誠壹之

所致由此觀之富無經業則貧無常主能者輻湊不

肖者瓦解總坐人事亦富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

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疾齋氏曰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然則受不受亦即有命存乎其間

史公此傳獨無一言及於命者豈所謂慨當以慷耶傳中子貢開儒賈之宗下此若巴寡婦清刁間收取桀黠奴栢發用博戲富胃脯菹微濁氏連騎富貴無種自昔而然矣

此叙固甚有滑稽之風然其意亦極明劃將天道恢恢二句總攬六藝將亦可以句頂着六個以字見滑稽之雄固將撥六藝之菁英而無不可者也若不得其旨即被他推隨汪洋大海中矣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治字陪解紛二字

禮以節人樂以發

和以中人陪下微中字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

無所不有

故大豈不能容一滑稽

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解紛亂亦治也淳于髡

者齊之贅婿也

漢人輕贅婿故獨

長不滿七尺滑稽

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以贅婿之困而儀表又不

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

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

此數語豈得謂為  
免之功而史公如  
此搖曳者傳體固  
不容不爾也

且暮左右莫敢諫不極寫敗亂不見滑稽之功淳于  
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  
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  
不鳴則已鳴則驚人威王警悟如此若無髡言豈竟  
危亡耶故知前之過作形容也  
於是乃朝諸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賞卽墨  
烹阿  
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  
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既云威行  
三十六年  
旋接以八年被兵則彼此矛盾齊王使淳于髡之趙  
矣蓋文筆恣縱之故多此累  
請救兵齋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

歐宴之歌每二字  
為句自相為叶古  
詩之流也今人率  
爾讀去不曉此理  
先秦以前用韻之  
法迥殊後世韓昌  
黎多摹之○家嘗  
叶江歐宴高田行  
邪低濕也

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一語便先道  
破機警可想髡曰何敢王曰  
笑豈有說乎明已猜着故作  
一閃乃見滑稽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  
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  
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隨口謔出古雋不  
凡先生真滑稽之  
哉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仍歸到於  
少之句  
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既  
以  
如許厚幣買救亦無藉先生神舌矣髡傳俱調笑之辭耳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  
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  
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

之公雄于文而未  
言為賦惟此段錯  
妍妙絕有賦心  
其中或用韻或用  
排精能之至幾令  
了雲相如斂衽退  
居蓋千古慧業文  
人其腕下定無所  
不有偶然露穎而  
終以文單行者不

欲分其力也  
二段俱有男女雜  
坐及男女同席語  
其所諷諫者固知  
醉翁之意不在酒

威王妙人題曰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  
既佳文字自雋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  
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  
髡曰賜飲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  
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第一層是爾時正若親有  
嚴客髡舂鞬鞠賒祖務奉觴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  
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  
相見卒然相覩驩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  
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  
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語意未異日暮酒闌合尊  
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即承上段蓋醉餘更酌也合尊  
促坐乃客已半散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  
并席移樽之意并非復醉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  
襟解微聞薜澤鄉情事矣  
一石故曰酒極則亂只此一句承上樂極則悲萬事  
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  
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  
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優孟楚莊王時人在齊威王前二百餘年此句悞優孟  
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

淳于生機鋒輕妙  
而所載度詞二段  
皆無裨於國故史  
公但云數使諸侯  
未嘗屈辱若優孟  
優旃雖居弄臣之  
列而所言皆足以  
匡君故一則曰常  
以談笑諷諫一則  
曰合于大道各于  
傳首揭出眼目大  
有意味非閑筆也

此妙語真滑稽妙  
品千載而下猶若  
聞其笑語之聲

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  
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馬死得韻而人使羣臣喪之  
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太駭得左右爭之以為不可  
王下合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莊王賢主也優孟  
聞之入殿間仰天大哭淳于笑優孟哭此曹王驚而  
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  
何求不得以將順為而以大夫禮葬之薄一字句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  
梓為椁楓柳豫章為題奏發甲卒為穿曠老弱負土

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莊王時無趙韓魏三  
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  
而貴馬也說破反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  
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本日食之却仍以壷  
竈為椁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  
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語似歌謠是樂於是王乃使  
人也善待之點睛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  
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死生之際公卿大

傷孟古之節俠士也特隱于伶官以玩世耳孫叔敖秉政之際堂堂楚國衆材輻輳而獨于一伶人冷眼覷定以為托妻寄子之友君子讀此文也為之淋漓感激又為之盡然而傷心也

上更端迭進之態俱非實事若認以一番談笑莊王真欲以相位授之乃必無之理史公妙筆迷離隨千古學者于雲霧中而不覺也

獨托孟又不刺刺面語只以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一冷語先之孟之賢可知矣

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

敎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

不能別也

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

楚相不足為也

以然如孫叔敖之為楚相

困負薪以自飲食

自殺以下繼

更解第一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

減頂多凶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

第三言道盡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

解第二貪吏安可為也

不敢為非

持廉至死

藏秦方熾之際舉  
朝阿諛冠禍日深  
而無敢一字齒及  
雖以叔孫通之為  
人猶借鼠竊狗偷  
之言僅得免於虎  
口而優旃獨兩挺  
冠至矢口驚心長  
歌之哀深於痛哭  
矣豈非奇士哉末  
特結之以二世殺  
死優旃歸漢此其  
故可思也而不可  
言也嗚呼史公之  
文味外有味疇則  
見之

此言秦之暴虐也  
此言秦之暴虐也  
此言秦之暴虐也  
此言秦之暴虐也  
此言秦之暴虐也

再嘆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  
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此蓋  
語可以言而不與之言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莊  
句意謂叔敖知人也王  
至秦始皇時四百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  
年矣語亦小悞  
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詔  
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  
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  
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  
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兩幸字可解不於  
可解正爾趣絕於

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  
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  
寇從東方來合麋鹿觸之足矣絕不詞費而意極警  
不可無此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  
子之簡捷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  
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  
顧難為蔭室餘意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  
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

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滑稽傳所載三人一層深一層髡語勸百而諷一者也舌辯之雄而不必有裨於國孟語篤友誼於死生明功臣於沒世節俠之流也旃語惜陛楯之沾寒警寇機於未至忠厚之發也史公特為諷諫立傳非徒以談鋒調笑見長褚先生不得其旨而妄續之則夸而無當矣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

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

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先將一部史記奇偉恢廓

大木領指出並講業齊魯之都此句獨重為觀孔子非漫作遊記也

之遺風鄉射鄒嶧承上句言於鄒嶧行鄉射禮亦孔子流風所漸被也尼困鄆

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

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觀此則知通西南夷一事史公亦身與其役不但博望相

也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武帝元封元年行封禪諸禮

前篇首起至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句止是太史公自叙家傳自先人有言曰起至篇終是全部史記後叙其後又有逐篇小叙須分三項看今已錄什五然其主腦須揭明之庶易尋其脈絡

封禪改朔之事本非三代以上所重後世乃自謂功德隆盛假此以侈受命之符且其事亦何關史臣論著之職而太史談顧以留滯異地不得扈從東封至于發憤成疾遂殞其身不亦惑之甚乎蓋談承前秦流弊記事之言疑于誹謗一切廢弛而巫史卜祝之官遂淪于倡優待詔之亞故習氣所流不能自振然能于其時流連

六籍蘊蓄論著之端且欲竊比春秋絕業遷之功實談有以啟之又何可不謂之賢豪間者哉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以陝以東皆曰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

且卒此事是天官所掌故以而不與為恨然實是習氣而予遷適使反見父於

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

也寫得不情一篇發憤情事皆化為忠孝文章矣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

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

祖矣惓惓於此當時固以記事之職與卜視之官合為一職今天子接千歲之

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發明憤懣之旨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一篇提綱

在此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

後世揚名借作引子非正意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

誦周公言其能詠歌文武之德此跟論著意是主宣周召之

風指二南風詩言之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

稷也逆數周家世德一句串出奇妙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此段方指

授所欲論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隱隱隆隆逗起六經

伏線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

譜侯相兼史記放絕孔子時列國猶有史職至戰今

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此統指四百餘歲言

之非專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

自此以下自叙史  
記故又以六經引  
起而仍託之先人  
其實即稟括前言  
不必云談復有此

數語也

假壺遂一問發明  
作史之由前一段  
專指孔子隱桓以  
下定哀以上二百  
四十二年之作言  
後一段則通論遂  
古以來下極無窮  
之世總之不可一  
日無史筆以維持  
於三綱五常之際  
也從遷以前如晉  
孤楚倚之屬號稱  
良史而其書俱不  
傳春秋幸經聖人  
筆削又得三傳發  
明遂為萬古史成

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  
所次舊聞弗敢闕要見一部史記俱太史公談收集  
古文系本但遷始裁擇潤色勒為

成書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納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耳一句引起撰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特載此數語遙  
應前始建漢家

之封等語隱隱見卒太史公曰此指自己與前  
稱父者不同先人

有言先人則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

至於今五百歲當時未有道統之說而史  
公為此言自負良非鮮有能紹明

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

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即上文獲麟以來四百餘歲  
一段大意櫟括重提為史記作

自敘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遂時  
為詹

也事秩二千石假人言以發明  
已意專提春秋是竊比正旨太史公曰余聞董生舒仲

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八  
字

只是道不行之案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

不必謂別有寄托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

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所謂  
貶天

子者意謂貶斥時王以明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  
文武之道然自是語累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謂空言其理不若附見當時實事故當時  
賈董之流皆有大篇而遷獨作史記亦其

鼻祖至史遷創年  
表以續經為記傳  
書志以繼傳合經  
傳而出一人之手  
筆以垂勸戒於後  
世春秋三傳以後  
實為繼往開來第  
一部書即無爾許  
奇筆尚可不洮况  
奇偉恢廓無所不  
備如此乎其倦倦  
自擬春秋有以也

意也夫春秋數語贊春秋實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  
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已上正  
答何為  
作春秋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此承有能紹明世  
一段而推言之  
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  
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言六經所長亦不過約舉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大意不必深求其常否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再作一  
總歸重

春秋筆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接手自然無  
變積痕故妙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以上  
又自

發明春秋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世之功絕大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已言由于大義不明前  
故云春秋以道義也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

千里承失其本失  
字而精言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

之故也其漸久矣其初只有毫釐之差其卒遂成篡  
弑之禍蓋不過一念之肆為之漸

長貴而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經事而不

王介甫號稱經術  
宗師獨詆春秋為  
爛朝報無忌憚至  
此太史公處秦政  
劫灰之後而能表  
明經世之功豈非  
千古巨眼而班氏  
識其貴黃老後六  
經者益指前半其  
父談論六家之要  
云而悞以為遷

之罪案也班有整  
齊之力而識見不  
高殆無足道○史  
談於六家之要處  
節去不錄

史遷著書固與孔  
子假褒貶以討亂  
賊者不同然以為  
力頌聖德宣盡其  
意則亦非其本旨  
也○想其心以封禪  
平準等書刺譏當  
世之事者良復不  
少○故特假此數言  
以相掩蔽故謬其  
辭以自匿耳讀者

知其宜遭變而不知其權如趙盾不討賊許止不嘗  
春秋之義安能辨之辨藥此種讒賊之人非明於  
之不早其禍將長矣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承上二語而為人臣子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  
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其初自謂  
為之由於義之不明也至其夫不通禮義之旨以下  
後加以篡弑之名安能解免句乃複衍上文之旨一氣趕出故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一句來至於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  
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

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言六經之旨皆約而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  
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  
知已上統為一大段正言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  
廢史臣之職言春秋者皆言史不復指孔子所作  
之書也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  
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  
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  
以何明再着此問是周旋本朝之太史公曰唯唯否  
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言必稱先伏羲至純厚作易  
辭以自匿耳讀者

當於筆墨之外尋之勿但泥其文也

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

歌之引盛世為例仍必原本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

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此自救前文貶天子云云之文也看非獨

刺譏句則知所刺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

譏者已過半矣再跟建漢家之封禪等意落筆有來歷

禪再跟建漢家之封禪等意落筆有來歷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

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正答欲以且

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

有司之過也雖作感慨以陪跌下句且余嘗掌其官

豈人此句明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

之業不述此二句約言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紫跟

針路不察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此二

漢以前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明明自此春秋而轉謬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

繼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不

得卒業順承先澤為罪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

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一轉轉入窮愁著書乃末後不

此為作史張本冤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

自叙作史之志上舉六籍竊比麟經如此其深切著明後適有李陵之禍懼大業廢於垂成故假古人憂患之端稍為寬譬乃昧者獨指此為發憤著書之由真不可曉余故力雪之

以武帝元狩獲麟  
聊据作竊比春秋  
之一證故云麟止

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  
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  
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  
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此直應孔子諸侯害  
之大夫雍之數句不  
為李陵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須看  
之事非托始於今也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史記一書學者斷不可不讀而亦至不易讀者也  
蓋其文洗洋瑋麗無奇不備滙先秦以上百家六  
統之菁英羅漢興以來創制顯庸之大略莫不選

言就班青黃纂組如遊禁籞如歷鈞天如夢前生  
如泛重溟以故謏材謏學無有能閱之終數卷者  
前詰雖有評林要亦丹青粗及全豹不呈不揣荒  
陋特採錄而詳閱之務使開卷犁然皆可成誦聞  
加論斷必出心裁密字蠅頭經涉寒暑幸可成編  
固足為雪案之快觀也若所刪節者刊本具存豈  
妨繙讀世有三倉四庫爛熟胸中之士吾又安能  
限之哉辛丑長至後三日閔訖題此



71021405



謂先中申煉八日吳興  
州氏蘇物廷赫紫山房

皇朝書畫金卷之

三

